



山村新月

向东、亦石作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山 村 新 月

向 东、亦 石 作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年 • 济 南

715.11
112
藏本



山村新月

向东、亦石作
段谷风、杜牧插图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发行

*

书号：1834

开本787×1092 1/32·印张1 15/16·字数38千

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,601—3,6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498

定 价：(6) 0.20元

2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兩篇反映农村生活的故事。

“山村新月”主要是写一个农业社社員，爱社和正确处理自己生活的故事。通过人物对待工作和爱情生活的态度，表現了一个老石匠的高貴的思想品質。“五車桃子”是写一个老农民随副社長去卖桃的故事，作品突出了老农民的可貴性格，表現了他与副社長显然不同的两种性格特点。

目 录

山村新月.....	向 东 1
五車桃子.....	亦 石 41

山村新月

向 東

(一)

山野里的积雪，已經溶化了。从那重重迭迭的梯田里，蒸发出一股湿漉漉的土腥气；梯田边的石縫間，萌发着青草的嫩芽，藏在石縫中的鷓鴣鳥，也从窠穴里鑽了出来，在峯巒連綿的山谷里，穿梭似的飞着，啾啾地叫着。

太阳落了，在烏鴉覓巢的啼鳴中，夜，象一張青色的紗幕，垂了下来，金黃色的新月，偷偷地撒下了淡薄輕柔的光华，羣山的輪廓，仿佛用炭笔描在了藍色透明的絹幕上……

山脚下，正修建着一个水庫，这时，水庫上的活儿停歇了，紅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員們，成羣結队地扛着鋤頭，嘻嘻哈哈地嘩笑着，“哼呀哎呀”地哼着山歌兒，走向了繚繞着炊烟的山村……

走在最前面的，是水庫修建大队的隊長老石匠張利庆。在他那絳紫色的臉上，布滿了皺紋，深陷的眼眶內，閃爍着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他头戴狗皮帽子，扎腰上別着烟袋荷包；說起話兒，元氣足，嗓門大；走起道兒，釘着鉄后跟的棉鞋，蹬着路上的石子“喀啦喀啦”地震耳响。

一个叫翠花的姑娘，瞟了他一眼，微笑着道：“張大爺，你那双棉鞋有多沉呀，天都暖和了，还不快扔了！”

張利庆習慣地把狗皮帽子往腦后一推，聲如洪鐘：“嘿！嘿！‘新三年，陳三年，補補縫縫又三年’，我不穿它個十啦年，是不扔它的！”

青年突擊組一組組長李玉貴，綽號“貧嘴子”，他朝大伙兒使了個眼色，插嘴道：“你不是不想穿新的，只是要買痛錢；要做又沒個貼己的人，哈哈！……”他說到這里，眼溜着老石匠，便順嘴哼道：

喜鵲喳喳上磨合，
光棍盼着媳婦來，
吃頓可口的飯，
穿雙符腳的鞋。

李玉貴這一唱，可把大伙兒逗樂了。但老石匠卻一陣火熱，心里想：“怎么好當着王勝的面胡鬧騰？”他瞥了身邊的王勝一眼，他看到他的臉上頓時被壓上了一股煩惱的表情。老石匠突然回身，給李玉貴個不防備，一下子扯住了他的耳朵，大聲地問：“小崽子，還敢拿我這老光棍耍嘴嗎？”

李玉貴兩手搗着耳朵，唏噓着薄嘴唇，吱吱啾啾地喊着：“哎喲！快放開手！快，你別‘對不上象’拿着我的耳朵出氣……”

此刻連輕易不露笑面的李老头，也雙手緊抓着扎腰帶，仿佛怕笑破肚皮。但還只有王勝沒笑。他是青年突擊組二組組長。這回他看見大家嘻嘻哈哈的，心里很不自在，仿佛人們有意在笑他。

老石匠的眼光，故意迴避着王胜，他想：最好要快結束這場玩笑。随故意撒开了擰李玉貴耳朵的手，說：“先饒了你这回吧！”

这时，村中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灯。这羣怪活跃的人儿，走进了村庄，打破了村中的寂靜：在汪汪的狗叫和开启柴門的声中，掺杂着人們的呼喊和笑鬧……張利庆和王胜一起，繞过了关帝庙，向村庄西北角上走去了。

“利庆大爷，我正找你呢。”党支部書記、社長李玉才，微笑着迎面走来。“我老远就听見是你的声音。”

老石匠站住脚說：“开会回来了，社長？”

“嗯！会上布置了春耕春种工作，区里要咱們集中火力，爭取在清明前把水庫修成！”社長随又笑道：“‘老將軍’，出个計謀吧！看怎么干好！”

“別逗我了，諸葛亮还能向張飞討計策？”老石匠爽朗地笑了一声。“你下命令吧！我只能領着小伙子們猛冲猛打！”

社長說出了自己的意見，老石匠指出了水庫上存在的困难；特別是馬上就要到东山去开石条，这就得很大一部分人力去搬运。最后，兩人商定，开次社委会，抽調出一部分人力。

“架木板借到了嗎？”老石匠突然記起了这事。

“我一定能弄到，你只管放心！”社長說到这里，显得非常亲切：“利庆大爷，你把自己的房子，借給社里做粉房，真救了社的急，哪好老叫你住在王胜家呢？还是先搬在我东正間里去吧，房子向阳，刷鍋洗碗，縫縫連連的事，玉貴他嫂子也就干了。”

老石匠从扎腰上取下烟袋，吸着烟道：“我实打实說：反正王胜家的厢屋閑着，哪儿还不是我的家！”

“你是嫌搬家麻煩吧？凭咱社里的人手，趁歇晌一会儿就……”

“啊，不！还是……住在那儿吧！”

“那間又阴又冷的厢屋有啥恋头呢？”李玉才说到这里，突然記起了那些有关老石匠和王寡妇恋爱的风言风語，他眯着狡黠的眼睛，玩笑地說：“噢！你也許正在演‘西廂記’吧？我当个紅娘怎么样，嗯？”

“你和李玉貴真是弟兄，專拿我开心！”老石匠故意裝做生气的样儿，把烟袋荷包向腰里一插，一扭身，“喀啦喀啦”地走了。

老石匠走进了王胜家，王胜他娘正坐在鍋灶前做飯，火光把她那堆滿笑容的臉儿，映的紅通通的。老石匠和她寒暄着，嘩啦啦地推开了厢屋門。

他进了厢屋，敞开了被窩，象猴蹲在炕上，“巴打巴打”地吸着烟，屋子里有一股孤独、憂郁的气氛。这个干起活儿象生龙活虎似的老头儿，現在又不自禁的落入情网了……

“你也許正在演‘西廂記’吧？我当个紅娘怎么样？”社長臉上那股神密莫測的表情，又在他的眼前里出現了……

他在年青的时候，曾做过不少甜蜜的夢，幻想过家庭的幸福，但，在旧社会里，誰肯嫁給个穷石匠呢？他的年龄一年年的大了，他的幻想也漸漸地变成了泡影，有誰会相信，在他的晚

年上，突然……

他現在，几乎每天晚上（只要社里沒有事）都在王胜媽屋里坐一会，閑談一会，而且，总是王胜不在家的时候；仿佛王胜在家，会对他們的閑談，有莫大的妨碍。有时王胜晚上不出去，他总是怀着不安的心情，靠在門縫里，听呀，听呀，直到她屋里熄灭了灯。

“呀！我这是怎么的？这件事應該是那些年青人办的呀！我……”他突然把烟袋从嘴里拿了出来，臉上浮着一股惊奇的神色，也許玉才对我感到了惊奇、怀疑……他喃喃自語着：“真精明哪，任管啥事，他一琢磨就……”

“大哥，飯熟了！”王胜他娘端着热气騰騰的飯，走了进来。

“啊……”老石匠突然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微笑着接过了飯：“你打个招呼，我自己端就行了！”

“我叫胜儿給你送，那孩子一句話不来就使性子！”王胜媽剛說完这話，王胜在正間里又連声催她吃飯。她答应着，回身走了。

老石匠吃着飯，反复地寻思着：“王胜不給我送……他……？”

当他吃罢飯时，又身不由己的，象每天那样：輕輕地走到了廂屋門口，手按着門板，側着耳朵向正間里听。鍋鏟子叮当地响了几下，就听着“嘩、嘩”，这是她在倒洗鍋水。“娘，我和大伙摸麻雀去！”这是王胜的声音。“嗯，穿上大棉袄去吧！”王胜媽应允了。于是一陣脚步声响过了廂屋窗口，街門开了，又嘩啦地关上了。半天，突然东鄰家傳来了李老头和他老婆的吵架

声。

“我的话你当耳旁风，园里的冻菠菜，又叫鸡吃了一大片！”

“地和牲口都入了社，何差这点鞋底大小的园子呢！谁叫你留下这块麻烦？”

“听你说的，这不是为了吃道菜方便？”

“噢！鸡下了蛋是我自己吃了？不也是为了集头上卖个零花钱？”

这对老夫妻天天吵的这一套。老石匠真听烦了。他从门缝里向正间一望，灯亮着，呀！窗上还印着她那头影呢！

“哎咳，难道她和我一样……”

他本来想轻轻地、把厢屋门敞开，但不知是啥缘故，手竟不从心了，门墩上发出了象裂绸子似的声音，她照在窗上的影儿，嗖地抽回去了。……

他在黑影里偷偷地咧了咧嘴，咳嗽了一声，习惯地摸了摸狗皮帽儿，走出了厢屋。

“王胜，王胜！”他低声地喊。

“大哥，他出去了！”王胜妈柔声地回答。

“你睡下了吗？”

“没呀，厢屋里怪凉地，进来暖和暖和吧！”

“嗯！”他答应着，“吱呀”地把正间门推开了，走进屋，坐在炕前的凳子上，从腰里掏出烟袋荷包，吸着烟说：“我还以为王胜在家呢！”

王胜他娘，今年三十九岁，她丈夫去世整整十八年，孀居生活，把她磨練的很能干，坡上的活，她干的很出色，家里拾掇的盆是盆、碗是碗，井井有条。她拿着王胜，比性命根子还宝贵，她全部的希望，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現下，王胜成人了，在这山村里，合作化呀，丰产竞赛呀，鬧的火炭儿紅！應該說，她的晚年是够幸福的了，但，越是这样，她就越发觉着在她的生活当中，还缺少些什么……她自己也說不清这是为什么，她的内心很矛盾，有时觉着不應該这样想：是对不住儿子的。“什么年紀了，还……”她尽量克制着新生活对她的引誘，可是她又不肯赶走越来越逼近她身边的幸福。每到了晚上，王胜不在家的时候，她感到屋子里冷冷清清，她是多么希望老石匠来坐一会儿呢。只要他一来，屋子里立时会弥漫起温暖的烟雾，說笑声会淹沒那老鼠啃食屯底的令人厌烦的嗤嗤声。

这会，她微笑着瞟了他一眼，他那絳紫色的面孔，怪不自然地藏在了弥漫着的烟雾里。

“我实打实的說吧！”老石匠的本来面目露出来了，他眼里閃着亮光，声如洪鐘。“咱們把水庫修成，三年不下雨，咱們一样鬧丰产。……”

“是呀！”王胜他娘揚了揚眉毛，滿臉堆笑地道：“不是社長还說，毛主席又給咱出了主意了嗎，叫大家下力生产，爭取存下三年的余粮！”

“这一点不假。”老石匠說着，突然又道：“社長，他……他要我搬到他那去！”

“住在哪里还不是一样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說呀!”老石匠的眼神,更活跃了:“他还說,到他家里,他們可以帮我做鍋上活和針綫活儿!”

王胜他娘喀喀地笑了:“你不用听他的,你一个人,能有多少針綫活?早晨晚上的,我就給你做了!”

“社長那把嘴呀,咳!”老石匠的臉上,泛出了躊躇的神色,低声道:“为我不搬家,还开了我一頓玩笑!”

“什么玩笑?”

“他……”老石匠把狗皮帽儿往額前拉了拉,低着头裝上了一袋烟,抽着,仿佛他想借烟霧,来掩飾他那侷促不安的心情:“他說,你干么老舍不得那間又阴又冷的廂屋呢?是不是在演‘西廂記’?……”

王胜娘手足无措起来,她慌忙把臉一扭,裝做从窗孔上察看天色的样儿。天是深藍的,弯弯的新月下面,閃着一双星星,仿佛方才老石匠說这句话,已經讓这双星星偷听去了,它倆正在挤眉弄眼地嘲弄她:“快四十的人了,也都快給孩子娶媳妇了,还……”

“沒影的事……”她在心里,竭力給自己辯护着。她的眼光迴避着星星,更不好意思看老石匠。

“这话該不該說呢?是不是說的过早了呢?”老石匠見王胜媽那不自然的表情,忐忑不安地想:“我該走了,我……”

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,抱歉地說:“我別再打攪你了,你也好休息了……”

“啊,不!……还早呢,再坐一会儿吧……”王胜媽茫然无措地回答着,从炕上爬了下来,急速地走到外屋,好讓自己安



靜下来，好好想一想。

她兩手貼在灼熱的臉上，心砰砰地撞着胸口，她無力的倚在鍋台角上。

“噢！”老石匠雖然沒得到什麼明確的答复，但，他心中卻豁然地亮了，他把狗皮帽兒往腦後一推，發現額上已冒出了一層汗，他急忙用袖子拂去了汗，重又坐在凳上。

屋子裡突然沉默了，仿佛都想說句什麼話，來打破這種僵局，但一時都不知說什麼好，他們就這樣默默地相持了很久，

突然，老石匠想起來夜已深了，王勝也快回來了。

“天色不早了，睡吧！”老石匠說。

“廂屋炕洞里，我放上了一把碎草，你把它點上，那屋裡不見點烟火不行啊……”

……老石匠合衣躺在炕上。一種初次感到將獲得愛情的

快乐，弄的他有点儿騰空駕霧了……許久，他那火热的心情才漸漸冷靜下来，突然感到了一个印象越来越强烈地縈繞着他，这就是王胜的面容——当李玉貴开玩笑时，王胜那压抑着煩惱情緒的面容。他有点儿后悔自己干么給这个可爱的孩子，造成煩惱呢……他又一轉念，自己打了一輩子光棍，晚年上能遇上了她，她心眼有多好使，她对自己体貼照顧的多么强。……于是，他心中又充滿了喜悅。“我好比一匹野馬，光东竄西跑的沒根韁繩牽着不行呀！”他心中正在喃喃自語着，忽然間街門嘩啦地开了，王胜那“咕咚咕咚”的脚步声，从他窗 前响 过去了。老石匠的心里，象猛地砸上了一根槓子：“实打实地說，王胜也这么大了，他……”他对自己就这样反复地重复着，直到他睡着的时候。

(二)

張利庆这老头儿，象冬天里的一盆子火，大家都乐意靠近他。也許是独身生活的緣故，他特别喜欢孩子。小孩們一听见那“喀啦喀啦”的脚步声，立时就会一窩蜂似的把他包圍起来：抱腿的，攙腰的，勾着他的肩膀打秋千的。这当儿，他那爽朗的笑声，更加响亮了。他是个久經风浪的人了，早先，在外面当过石匠，拉过大車。解放后回了老家。土改时，分到了五間房子三亩地。他干活很下力，那个精打細算的过日子劲儿，更是村中少有的。暖和天，連鞋都不舍得穿，光着脚丫儿上山下坡，等到年头月尽大雪封了地，他这才穿上那双釘着鉄后跟的大棉鞋。有人背后說：“他是‘沈万三啃糠窩窩，越有越会过’。”李老头

却說：“他和別人不同，他孤身一人，得積攢着給自己的後事做打算……”這句話算叫李老头說對了，老石匠早就瞅上了北村木匠鋪里那付五寸多厚的柏木壽板，他去看了不下十幾回了，貨是好貨，就是價錢太大，二百八十元哪！他最後，發了個狠，把幾年來的積蓄都拿了出來，買成了這付壽板。他把這付壽板推來家時，驚動了全村，大人小孩站滿了院子，他心里一高興，把小孩們都裝上了木轆轤小車，推着他們滿街抖風……從合作化高潮到來後，村中變化很大，土地連成片，牲口入了羣，老石匠情願把自己的房子借給社里當粉房，人們反映：“老石匠舍己為公，百里挑一。……”李老头又說話了：“他和別人不同，早晨晚上的一白瞪眼，還能把房子帶到棺材去？我保險他不能把那付壽板獻給社里！”

第二天，果樹林上空，已呈現出玫瑰色，太陽快要从山後里爬上來了。村中的人們，都已吃罷了早飯，拿着修水庫使的家什，吵吵吆吆地向山上走去。張利庆從王勝家“喀啦喀啦”地走了出來，老遠就望見李老头，在自己的小菜園里，忙活着扎吓鷄的草人。

“老家伙，你的心呀，完全叫這塊小菜園戀住了！”老石匠向前邊走邊說，玩笑里帶着責備。

李老头正在專心地扎草人，口中在罵着：“媽的，這是哪個狗日的，又把我的草人拔去了！”突然，他聽見有人在向他說話，他抬頭一看是老石匠。

“‘老驢子’，你又在吆喝什麼？”李老头向老石匠開玩笑的時候，總是這麼難聽的叫他“老驢子”。

“我真为你害羞呢！你白天为这小菜园忙，黑夜为这小菜园吵，你什么时候，能从这块小菜园里挣出身子呢？”

“庄稼汉能不恋土块？”

“你恋的就是自己那一点点！”老石匠没有时间给他說閑話，他板起面孔道：“天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上水庫，咱們現在要集中火力干啊，眼看要春耕了，可是你……”

“水庫上人山人海，还缺我这样的！”李老头收拾着他扎草人的攤子，他把紅布条条，花花紙，輕輕地卷了起来，放在了准备給草人穿的蓑衣里，使脚把向日葵稻、高粱稻向籬笆下面推了推。

“回家拿家什去吧，我等着你！”

“先走你的吧，我不是只‘老驢子’，还得你使鞭子赶着！”

老石匠白了李老头一眼，急匆匆地向水庫上走去了。水庫上，已經充滿了人們緊張劳动的喧囂声。

社長李玉才，扛着他家那扇街門板，站在溝崖上，瞅了一会儿，才找到老石匠，人很多，乱嚷嚷地，要不是他头上那頂大狗皮帽儿，还真找不到他呢。

老石匠早就把棉襖脫了，把夾襖袖子挽到了拐肘头，手中掄着鉄錘，砸着石块，在精神抖擻的砌水庫，在他身边站着几个青年，專心的看門道。

“利庆大爷！”社長喊。

“哎！”老石匠抬头一望是社長，他給青年們說了句：“不要砌上直縫！”向額上擦了一把汗，沿着象梯子似的土台阶，走上了溝崖。

“用这玩艺当架木板可以吧？”社長眨着那双狡黠的眼睛，快乐地說。

“什么？你怎么不把你家的切菜板子、洗衣裳板子也都拉来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是修水庫用的架木板，得担住了石头、灰斗子、人，你估量估量，这点門板子成嗎？”

社長一听，認為他談的很对，可是再上哪去找那合适的架木板呢？买吧？要增加社內的开支；社里倒有树，可是等着伐了树、锯成板，什么事也就耽誤了。……

这时，采石場上，炸石头的石炮，象春雷似的轟隆轟隆地响着，一团团的青烟，升上了天空，漸漸地变成了玫瑰色的云朵。

石炮响过了，社長把自己的想法，向老石匠談了。

老石匠沉思了一会，从他那絳紫色的臉上，泛出了微笑：“咱粉房里那不存着一大堆木板嗎？”

“哪里有？”社長想了想，摇摇头道：“沒有啊！”

“怎么沒有……”老石匠的話还没有說完，只見李老头气喘吁吁地跑来，他怀里抱着一大抱貼滿了紅綠色紙条条的草把子。

“你这个老家伙，发瘋了嗎？你把这些玩艺抱来干啥？”老石匠噗哧一笑說。

“少多嘴，‘老驢子’！”李老头白了老石匠一眼，向社長冲去：“社長，我这口气簡直沒地方出了，你一定得給我撑腰！”